

蔡家畈札记

陈大联

村头有座山

太湖多山，蔡家畈坐落在山坳中。一条马路贯穿东西，将一座山分隔在村口南边，村人说这是大金山。

远远望去，大金山没有一点金色气象，跟金字沾不上边，但说此山与“金”字形似，倒也不差。过去山里穷，村口有金山，也可招纳财气。火热年代，社员们唱着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……”可家里带金属的物件可能只有锄头。

没有开通公路的时候，上山的路也是出山的路。大金山青石古道是村民们出山的必经之路，翻越大金山，顺着山路去寺前镇，再到县城。下山跋山涉水，回来披星戴月。

山中风景稀松平常，乏善可陈。山道崎岖，愈到高处愈难行走。竹林遮日，若孤身一人，难免内心惶然，唯恐野岭荒坡中有野兽出没。陪同的老村主任殷文闯说，此山常见野猪、狗獾子、猪獾子、刺猬、豪猪等，他手指山坡上的野草丛，凡中间有洞状皆为野兽出没处。细看，果真有几处圆形暗道。人怕兽，兽更怕人，人和兽各行其道，各自安好。

山高处有一巨石，村人称之为“噶几石”，意思是张嘴的石头。过去孩童上山放牛，就坐在张嘴石边，遇下雨，可以躲进石嘴里。年轻男女约会，张嘴石是个好地点，既隐蔽又安静，谈情说爱没人瞧见。很多出外多年回乡的村人总是会问：大金山上的“噶几石”还在吧？那是他们记忆中的故乡标识。

大金山不高，海拔553米，但这一高度足以让周边群山尽匍匐于脚下。放眼天际，看山外之山，天外之天，南眺花亭湖与长空一色，东望天柱峰隐约云间，北望司空山偶露峥嵘，还有西边，是邻乡的白原山……

站在山顶，望着远方的路，仿佛蜿蜒到时光深处。多少年，多少人，背井离乡下山谋生活；家中的亲人们守望着大金山，在风中、在岁月中，思念风化成山石。

村酒醉人多

桌上几道乡村土菜，火锅热腾腾地冒着热气，肉香扑鼻。在美食面前，我自制力瓦解。

无酒不成席，这样的菜肴需要有酒佐餐。村支书张贝抱歉地说，她不会喝酒，但请大家尝尝农家自酿的村酒，原汁配原味。

虽是自酿酒，但包装古朴厚重，如蔡家畈。小张说，这是村民请岳西酿酒师过来酿造的，属于纯粮发酵蒸馏酒，配料不详，无非小麦、高粱之类。

旧时，民间酿酒很寻常，多以米酒、黄酒为主，白酒酿造需要具备酒曲、窖池及甑桶等，难度高了些。在四川宜宾、贵州茅台镇、安徽亳州古井镇等地，民间酿酒作坊多如牛毛，据说前些年，有些酒厂产品热销，而窖池规模跟不上，就去四川宜宾小作坊收购基酒，买回来再勾兑。

有一回去亳州，同学送我一壶窖藏多年的作坊白酒，酒体微黄，浓郁醇厚，在家兴趣来了就喝上几盅，整整享受了一年多。多年过去，仍恋恋不舍。

打开这瓶蔡家畈自酿酒，轻轻嗅了一下，有股清香溢出。倒入杯中，浅尝一口，满嘴留香。继而深吸一口，甘冽入喉。摇摇头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哎，此等美酒，此等蔡家畈惬意夜晚，何须多言？

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一次在乡间喝了几杯村酒，醺醺然，眼中野花、村姑皆妙不可言，随口吟出：“野花偏带艳，村酒醉人多。”乾隆一生写诗四万多首，或许只有这句带点真性情的诗句流传了下来。

在私塾学堂

蔡家畈有文化，别的不说，仅凭村里保存完好的四座私塾学堂，就可以一窥古村往昔学风之鼎盛。

四座私塾学堂中最古老的当属维甲公私塾，它建于清雍正年间，迄今已三百年。学堂主人殷维甲公是蔡家畈殷氏祖先，一座私塾史，也是一部村庄史。

维甲公私塾在蔡家畈古八卦风水定位中，居于正中位置。院门楹联：“文光方射斗；魁柄正回盈。”“文光射斗”是个典故，以天文现象，喻指文才出众、成就显著之人。古时读书，自然是希望考取功名，成就一番事业。

小小蔡家畈，从私塾里走出了中国医院护理杰出专家殷翠和，走出了保和殿朝考钦取第14名的礼部中宪大夫殷先拔，还有晚清举人、军机章京殷赉臣。小山村堪称“人杰地灵”。



春信 张大林 摄

小城鸡鸣

施训洋

喔喔喔，喔喔喔……

一声接一声的鸡鸣划破黎明前的宁静，唤醒沉睡中的我。本以为鸡犬相闻是乡村才有的景象，没想到城里也有这熟悉的声音。

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浴蚕去，闲看中庭栀子花。

早先住在老家，没有闹钟，每个早晨都是被清脆的鸡鸣唤醒。

鸡鸣，由近及远，由远及近，此起彼伏。一家的公鸡唤醒另一家的公鸡，一个庄子上的公鸡又唤醒另一个庄子上的公鸡，都是扯开嗓子地鸣叫。

一直以为第一声鸡鸣出自家里的那只芦花大公鸡，尽管还在黑暗里，但我依然能想象出它伸长脖子啼叫的样子。

我不止一次看见它挺着胸膛，威武地走在门前场基上，傲视着四散的母鸡。只要它猛地抖动光鲜的羽毛，必是要发起攻击，母鸡们伸长脖子四处逃窜……

我听明白“开叫的小公鸡”时，竟然有些脸红。但很快，我又希望成为一只开叫的小公鸡。

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家仅养一只大公鸡，后来才知道公鸡好斗，两只公鸡会打架。正如此，家里养的鸡，最先被做成菜的都是小公鸡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又惧怕自己成为一只小公鸡。

不再纠结于小公鸡时，家里的芦花大公鸡也不知换了几代。那时，我才明白公鸡老了一样会成为桌上一道菜。

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再听见公鸡打鸣，大约是离开老家住到镇上那会。似乎又不是，毕竟小镇的周边都是村庄，也有公鸡打鸣。但，确实是那会儿，公鸡打鸣声被那彻夜不停的滚滚车轮声掩盖。

我惊讶于那一条公路，繁忙而热闹。我曾竖起耳朵在黎明时分去寻找那熟悉的“喔喔喔”声，但听到的依旧是轰隆隆，轰隆隆。

再后来，就真的没了公鸡打鸣。小镇周边的村庄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里，农民上了楼。

我一直以为公鸡打鸣是乡村诗意的开始。一遍又一遍的鸡鸣声中，东方泛起鱼肚白。大门开启，农家开始一天的

忙碌。母鸡咯咯叫着领着鸡群冲出鸡舍，直奔门前场基；嘎嘎声中，鸭子们晃动着身子，争先恐后地向门前大塘跑去；猪哼哼着，在圈里打起转儿。竹林里、大树上，百鸟齐鸣，叽叽喳喳。

家家户户小院后屋的烟囱上升腾起缕缕炊烟，不大会儿，空气中散发出来粥的清香，还有那特有的柴火味。

我一直以为公鸡打鸣是农人不歇的步伐。鸡叫数遍，乡村开始醒来。田野里，草尖上的露水带着植物的香气。鸡鸭冲出门的那一刻，洗衣的女人，挑水的男人，大地上的人们都开始动起来。“哞哞”的牛叫声中，父亲扛着犁走进那薄雾笼罩的原野里，播散生活的希望。

“早起三早抵一工，省去求人拜下风。”这是父亲为自己早起找的最好托词。他总教育我们要早睡早起，养足精神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一度怀念起那熟悉的鸡鸣。时常在黎明前醒来，竖起耳朵捕捉，却始终没能觅得。

没想到，住到城里，竟然又听到久违的公鸡打鸣。

“喔喔喔，喔喔喔……”我竖起耳朵，听得真切，是公鸡打鸣。

这声音听来格外亲切，富有烟火气。随之而来的是叫卖声，砍刀剁肉声。

听清了，这是紧邻着小区的菜市场里传来的。

忙碌，是菜市场里每一位摊主所向往的，有如老家的农人。菜市场热闹，城市也就充满活力。天亮了，站在阳台上，看整条街人头攒动。

算来，我住在城里已有十五个年头，但也就是最近才听到这清脆的公鸡打鸣。哦，对了，起先我一直都是住在镇上。

我知道，城市里是没有人专门养鸡的，纵然是有，也是当作宠物。但，菜市场里的鸡鸣，一样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。

小城鸡鸣，一样是诗意的开始。听着鸡鸣，我仿佛看到了数十年前熟悉的生活场景，只是农民成了小市民，牛儿换作了三轮车。

我喜欢听这公鸡打鸣声，真的，它召唤着我奋力向上。